

第

頁

中部第

年級第

組第

號學生

丁丑十月

廿年

十月
初一日

楓亭族人俊卿之子洪慶來莆。昨來訪余不遇。住仲武家。
昨晚又來晤談。移時始去。洪慶公學畢業。現任楓亭聯保
主任。記得俊卿在我家附讀時。年才十六七。與湖民相差
一歲。今其子已長成如許。今我有馬齒徒增之感。
領得九月分薪水。三敲又敲。祇剩十九元一角。整天忙碌。
夜間又要伏案握管。做補綴文字的工夫。而所得代價。僅
如是。與二十年前。的教育薪率。一樣微薄。

抗敵後援會致余函。請撰抗敵民俗歌詞。借以喚醒民眾。

前天一朋已有此說。余認以為戲。今果以書面約定。我那有這樣的閒工夫呢。

本日為下元祭孤之期。抬出城隍。往厲壇監督。此禮遵行已久。今日却停止。想因城門出入稽查為難。故暫時作歇。仲武之女。許字林遠堂之子啟榮。本日行聘。發帖請客。男女客往賀者百餘人。開酒席十餘桌。此例莆田所無。仲武殆以乘龍大不易得。故喜而創例歟。

初六
前星期三。初鄭欽因指導學生演講。點名時。與學生衝突。

遂報告校長。把二甲林文維退學。次晨二甲全組罷課。唯有逗逆未去者十五人。被校長及主任強拉上課。下午阿烈召集學生訓話。帶領全組學生到教室裡。已照常上課。知張校長忽偕蔡教導負米。大碰特碰一場。以出其氣。並發出佈告。備讀生鄭啓權退學。公學生許文用龔詠潼扣公費一月。其餘不上課者五十餘人。各記過一次。我早就給學生說。你們不自己努力。定有淘汰的危險。今果然矣。學生不率教。夫復何尤。然辦學而以革退學生為能。是校

中所養之劊子手。非教員也。鄭欽綽号阿賴。信乎其為賴也。何苦下此辣手耶。

正在大刀闊斧處分學生。十分得意時。忽見報上載張昭惠調任厦中。省莆中校長以王啓禱充任。開學兩月。調換校長。土朴而激。此為第二回置長如置棋。誰司教育行政。乃至如此輕率耶。

蕭立平以偷竊同學財物。被同學發覺。已把學生資格丟掉。我早料其有此。然不料其以此不名誉之行為而退學。

也。子弟無人管束。無一好結果。阿蕭任教十餘年。能管他人。不能管己子。此亦教員所應得之報應也。

昨晚教職員在校聚餐。名曰公宴。實則公餞。蓋各主任所發起。以歡送張校長也。校中酒局。內皆余所指揮。現在前

方戰事緊張。不容我們任意娛樂。故本年季團俸聚飲之局。

此為第一回。席散時。忽雨。落地有聲。移時即止。天氣驟寒。

校中客籍各職員。同事兩月。罕有聚談。故外面似甚隔膜。

昨晚席上。趙文定諸人。格外和光。格外客氣。與平時恃有

靠山，面板板不作笑容者，絕對不同。福州人真圓通。我們絕對做不到。因為我們沒有兩樣的面孔。

連日不作正課。半為打牌。半為寫布袋廿二担。故無伏案工夫也。辛午三甲課文限卅日交卷。回家後改完。

王啓禕曾任莆田教育局長。其弟王綸與主席有交情。故十分看重他。廈中停辦。主席特調張昭惠回廳。而以有莆中校長安置之。有背景的红人。一刻都不會賦閒。

初十日
初八日下午往清江。卒日下午三時回家。

在鄉打牌三夜。均不見輸贏。惟消耗精神太多。眼力亦疲。自笑萬事皆不貪。独於此好。未能改除。殊不可解。

十一日
報載上海完全陷落。太原亦至巷戰。近一週來。軍事不利。令人不忍看報。

十二日
撰抗敵歌一百二十八韻。應後援會之徵也。

十四日
昨日上四時課。做紀念週一時。唱抗敵歌四遍。謄寫抗敵歌十六百八十字。疲勞已極。加以連日打牌。精神消耗過甚。稍感風寒。奉日頭痛身酸。無力講授。祇令學生自習而

不妻至了青E不為E已

已。下午服展如藥。休息一下。汗發始如恒。

李可敏去後。英文一席。必屬之培初。乃校長竟以美瑗諸

人兼代。旁觀幾不解其用意。余即斷定是必虛左以待也。

昨日培初居然到校。十呼萬喚始出來。何裝喬作態如潯

陽娼婦之抱琵琶遮面耶。蓋培初本不肯小就。而老張聽

了鄭璣之報告。又不敢畀以主任。培初亦自矜身價。本季

薪俸。又以五折開發。索性看破小錢。等下季另作區處。

今則迫不及待矣。新校長一來。便不易插足。故急不暇擇。

今則迫不及待矣。新校長一來。便不易插足。故急不暇擇。

雖功課祇十二時。而受之而已矣。

一週不做功課。文課又堆積了許多。望之令人生畏。

王啟禕聞尚在廈門。有的說在福州。有的說這季並不會來。半季改組。於理不順。仍舊則不得安插私人。不如俟春季接任。較為順利也。此說亦自有理。

借讀生鄭啓權。前因隨眾罷課。致被校當局處分退學。今又准其復學。舉動輕率。老張比之土朴。似不見高低也。然

土朴革祭文榮。堅持到底。老張則善能悔過。似較勝一籌。

放午學後到博物館小坐。詩海添菜請余吃飯。厚意殊可感。他在拮据中請客。非易事也。

培初授英文。不敢奪唐美媛之鐘點。尊唐科長也。

子祺之入校。伯星之力也。繩武之復職。則以代吳會計辦移交圖書之力也。找飯吃。全賴有手力。有時亦不必倚賴他人。而全靠自力。此則視乎各人之命運也。

財痕水則。此喻頗當。翁少濤。陳仰文。去年升作專任教員。月薪八十元。比前李大有進步。不料校費折減。薪俸以五

六折開發所得適與前季相等。然彼特不進步。猶得維持原額。尚有不進步而退步者。亦復何從計較哉。

十六日

校內第十三次運動會。全俸在孔子殿前攝影。以贈張校長之行。旋即出發。至俸育場行開幕禮。午後校長又召集教職員前往降旗。余於四時前到場。至六時半運動尚未結束。天氣驟寒。余乃先回。

此次勸募公債。委負黃輯丞、鄭涼甫。分配各戶債額。輕重不均。群起反對。申請複查。平日下午一時。身縣長在縣商

會開設話會召集各戶到會填報財產表。如不到會。即作
為默認。余亦準時到會簽到。夏縣長談話余即退會。

有各富戶對於此次配款不滿之原因。均以各委員自己並
未認購。且所有親戚亦概從低額。故聚集展如醫院。籌反
對之策。如劉一昆陳光望一班人。天天均在展如座上批
論某之富。某之中落。某委負恩怨。若何分明。余連日遇之。
輒託故退席。富戶階級。絕對不能相同。斷無在一條線上。
可作標準者。甲減而乙不減。丙多減而丁少減。彼此萬難

平等。在團體中已無同意之可能。而人最大毛病在自私二字。有權支配時。便想施恩於所屬之交好親戚。不独免自己也。被配時。則怨委負之作對。而又始不被配者之僥倖。皆有私之見存也。余謂莆田配三十萬根。幸無辦法。真正之富戶寥寥無比。而現金缺乏。各戶即欲借債以買債。亦苦無所得。此困難最大之點也。至於鄭京甫所云李閩鐵箱之法一用。何怕募不足額。此則不學無術市儈之談。不值一笑也。國家為用箱之一法。何必勞動京甫哉。

張貽惠在運動場試腳踏車。摔倒傷手。下午又自動踏車繞場數匝。意態甚豪。觀者咸羨其前仆後繼。有冒險精神。玉峰富戶亦有名。本日自開財產田十五畝。厝一座。抵押宋攷四六五十。玉峰若為梅榮所累。則早已破產。幸分產有約在先。得免株累。何以不動產驟減許多耶。

友松赴省應攷第四科科長訓練。友松賦閒半載。妻妾團聚。大有此間樂之快境。今為生活所迫。乃捨同夢之苦而就軍隊生活之苦。庸福原不易多得。

十七日

八時到公共體育場參加升旗典禮。旋往展如處看病。天微寒。似有雨意。豆麥初種。得雨亦佳。

張貽惠奉日與伯星培初吳會計某書記在體育場賽腳踏車。張第一。培初第二。年領實在不弱。

培初有此技藝。足投當局所好。張貽惠應相見恨晚。

星期日上午。教職員均要到校分任工作。廳令已到多日。最好下手。今之張校長。明日星期。何以未有轉飭知照。即行遵辦之校令。令校丁連夜通知耶。

抗倭週刊登載抗敵歌直署余名。聽之而已。大鼻馮歌并
未書名。大家亦指為余作。况親筆寫出。何必避其名耶。
離開湖山多年。學生全不相識。下午到校召集學生。要念
抗敵歌。給他們聽。而學生瞠目而視。莫肯移足。後由某教
育吹笛集隊。乃全體肅立靜聽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小學
生且不可以隨意指揮。况其他乎。

省令縣府救國公債。限奉廿七日以前。須繳半數。聞台戶
往購者。祇有萬餘。距限期才剩七日。萬難達到十五萬之